

敏锐洞察荒诞现实
勇敢逼近生活真相

被挥霍的人

刘方/著

A man be was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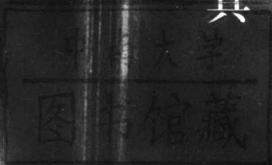
花城出版社

一个高三学生的日记

被挥霍的人

一个高三学生的日记

其其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挥霍的人

刘方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12

ISBN 7-5360-4225-6

I. 被 ...

II. 刘 ...

III. 日记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8144 号

责任编辑:孙虹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韶关市粤北印刷厂

(韶关市五里亭)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25 1 插页

字 数 28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225-6/I·3405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李松樟

我跟刘方到今天都还没有见过面。两年前，北京的一位朋友将这部订成厚厚五大册的书稿推荐给我，花了几个晚上读完后，心情相当复杂。一时间，我忘了自己出版者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一个成年人，感到如芒刺背般的惭愧、不安，还有不知背负了多少责问和质疑似的沉重！

由于原稿较少分段，几乎是一气呵成，读起来相当吃力。重复和过于说论的文字也很多。在征得刘方同意后，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经三次修改，将原来近50万字的作品删到30余万字，并且重新分段、梳理，将它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我相信没有伤害到这部天才的作品。仿佛，对面是一位敏感而又忧郁的少年，我要纠正他的一些错误，但又不能让他感到丝毫的难堪，尤其是那些充满才情，但发表后可能会对他不利的文字，删起来真的于心不忍。他是一个具有写作天赋的少年，他出色的感受能力和熟练驾驭题材、把握文字的能力，使人忘记他的真实年龄。作为一个少年，他可能还有待成熟，但作为一个作家，他已经无愧地站在了优秀者的行列，如同一个少年刀客现身于江湖，他出神入化的技艺和天赋必将引起天下刀客的关注，并让他们清楚地感到来自后辈的威胁。

对于这部作品的评价还有待时日，那是更多读者和评论家们的事情，但我相信，它不会被有判断力和公正的评论良知的人们错过，也一定会被时间留住。这不仅因为作品从一个高三班级准确地反映了整个学校、整个中国的教育现状和问题，深刻揭示了当前各种思潮对学生身心的影响，精确地把握住了生活的真相和时代脉搏的律动，而且从文学本身，就一部精致的小说而言，它带给我们的冲击和震撼是从来没有的。你一定会感叹：写作，真的是神圣的，是有天分的人才可以做的，真正的文学来自血液，而不是装扮和虚妄。

我在这里只想说，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为人父母者也好，为人师表者也好，甚至是有能力有资格对中国的教育现状动嘴动手的人们也好，我们知道孩子们在想些什么吗？我们可曾抚慰过他们烂漫的年龄里不应该有的凄风苦雨？可曾平等、友善、耐心地倾听过他们内心的隐痛，抚去他们幼小身心承受的成长的苦恼？他们为什么会与成人顶撞，甚至成为自以为是的我们的敌人？他们衣食无忧、所有愿望都能够得到满足，但为什么却不快乐？为什么在某些场合会对成年人表现出不恭，甚至蔑视？为什么——在美国，一个孩子会端起枪，把子弹射向他们的老师和同学……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啊！

当然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身份和责任早已经丧失，因为我们走过了童年、少年时代，却忘记了那时所经历的一切。

如果这个世界是荒诞的，扭曲的，是挥霍着少年的青春和生命的，这一切又都是成年人设计的，那么，我们有责任发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改变？我们怀着神圣的目的，以可疑的权威和标准，建造了一座又一座青春的集中营，让残酷的竞争，甚至从小学就开始了，这健康吗？这正常吗？

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一个许多人正在思考的问题。这本书会告诉你这一切一切的秘密。

我担心的是，刘方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太高的标尺，今后他的创作能够超越这部作品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自序

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不同，我循规蹈矩地从小学念到高中，然后经历了一场足以让一个人失去他的灵魂的考试，进了一所大学。目前我正在大学里混日子，并且继续体验着刻板的考试制度带给我的紧张和惶恐不安。我曾经当过一些不大不小的班干部，也有一些所谓的兴趣和特长，有一些朋友，有过苦涩而没有结局的初恋。我还算得上比较尊敬师长，虽然偶尔也会在某些观点上和长辈顶牛——一句话，我是一个和你没什么不同的人，这本日记体小说不一定能为你指明一条新的生活道路，至多只能让你看清一部分群体的真实处境。这并非作者故作谦逊，作为一名新手，我的写作水平还有待继续磨砺，我不能自命为“当代中学生的代言人”。我只不过把我，或者说把一个高三学生的感受、想法和痛苦的生存状态，用我力所能及的精确和真实的笔触表达出来而已。

根据伊萨克·辛格（ISSAC SINGER）的观点，阅读似乎是为了获得快乐，但是我想应当有另一种解释：文学并不应当是有闲人士的消遣，它应当为解除或者减轻人的痛苦提供机会，指明可能的道路和作出努力。我认为这种解释才是真正地承认并自觉地运用了文学的力量。因此，一本好书阅读起来，往往会让人心情沉重，感到几乎有些难以为继呢。事实上，像这样一本专事描写一个高中生的苦闷和空虚感，并试图挖出它们的根源的书，从主题上说确实相当严肃。在令读

者获得娱乐和对真实的如实表达两者之中，我更多地顾及后者，因为我相信文学的力量并不仅仅体现在它能娱乐大众上，它蕴藏在文字如实地反映现实和作者用他锐利的目光对世界荒诞本质的挖掘之中。这一切都决定了本书将带有一种纯净的目的，那就是尽最大努力让人们看清作为一个高三学生，他的最为原本的生存状态，在他的生活中包含着的千奇百怪的不为人知的极度荒诞，他作为一个人的被极度扭曲了的感受，他在这种教育情形之下变了形的心灵和正在被挥霍着的生命。我希望这部书能够真正地引起人们对上述一切最为深切的关注和探讨。

关于目前这种漏洞百出的教育体制以及它每时每刻体现出来的严重弊端，已经有许多明智之士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各种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被社会舆论发布；但是，最为本质、重要和关键的东西，也就是作为在这种体制下挣扎的学生，他们细微的内心感受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作为一部日记体小说，本书在捕捉一个高三学生面对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伤害所作出的种种反应方面进行了全新尝试。我们对于人自身在这个社会中的感受的研究是如此乏力、如此浅尝辄止，这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到苦痛，说到底，人绝不能忽视他自己。人必须时时地关心自我的感受，因为这是他活着的最基本的证明。让人痛心的是，人对自己漠不关心，却又对身外之物投以如此不必要的精力，从这一点上说，人们正在乐此不疲地为自己建造一座越发精致和富于美感的物质地狱。一个人从小学到高中，他和周围人的关系是怎样随着分数评价标准的日益重要而急剧恶化，因为他在这种竞争体制下潜在地意识到了分数竞争事实上就是在进入社会之前和以“同学”名义共处一室的敌人进行血淋淋的金钱争夺的预演，他不得不拼命地在学校里就把这种厮杀的本领早早学会，以求生存了。

想必读者们会对我和这本日记的写作有些兴趣。和众多高中生写高中生的小说不同，我是一个休学一年，以高三时

的日记为小说素材来写作的大一学生。在写作本书的2001年，我二十岁，一个曾经年轻过、同时也算不上很老的年龄。我从十六岁起，就一直带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不停地告诫自己：我不能再这样在学校里白白地把生命耽误下去，一定要做一件让自己心里踏实的事情，而上学读书并不能让我踏实，当然不能，因为我连这么多年学的到底是什么玩艺儿都说不清楚。我一直在为能做一件实事寻找机会，在高中里那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一直等到上了大学。在我作出休学写作的决定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疯了”。虽然如此，他们最后还是愿意尝试理解，并为我这个疯子的决定提供方便。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地讨论“疯狂”，我只想就事论事，说一说我坚持要把这本书写出来的两个重要原因。首先，虽然我上了大学，在大学里学的是一门人人称羡的所谓“热门专业”，但是我在大学里磕磕绊绊地又消耗了一年，到了大一结束的时候，我猛然发现已经面临着一个给自己下决断的年龄了。我无法任由自己这样在学校里荒废下去，我必须做点儿事情，让自己感到还在真实而踏实地活着。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考试无法证明我什么。于是我决定休学一年，尝试一下我所熟悉的可以让我感到坦然，并且让我以一种真正关心人和人的存在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写作。我何尝不知道，在目前全民皆商的社会环境下，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想通过写作来关心人，来达到减轻这个世界的种种荒诞的目的，那么他在大多数人眼里几乎就是个疯子。已经有人告诉过我：“你这样固执地相信文字，实际上就是一种迷信。”是的，我之所以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那是因为我固执地相信文字是行动手段，虽然它不会像打你一拳你就能马上感到疼痛那么奏效，但是无疑地，它是潜藏着巨大力量的。当我试图向某些人解释我的这个观点时，他们说：“这种说法未免太不切实际，太天真了。”当然是天真了点儿，但可怕的是，和有些民族比起来，我们现在这个崇尚实用主义的民族极度缺乏的恰恰就是理想主义的天真，而这正是人们可能获得拯

救的宝贵品质！

“我学这些东西，可是它们根本就不能让我体会到生活是多么美好，反倒让我开始憎恶生活了！”高中时的一个朋友曾经恼火又无可奈何地抱怨。这种教育制度的确非常奇怪：一方面，人们必须通过它才能获得生存的资格；另一方面，人们在经历它的时候却会无可救药地厌倦生活本身。

我坚持要把这本日记进行一些艺术加工后整理出版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相信如果不是由我把它写出来，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不会产生另一部比它更为真实地反映一个高三学生的生存状况的小说。我发现自己无法不加追究地把那段噩梦般的日子简简单单地忘掉，我不能仅仅认为我考上了大学就摆脱了它，于情于理这都是说不过去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经受着它的折磨，我无法把关切的目光从这些苦难的人的身上移开，我必须控诉这一切，我必须写作。对我来说，只有通过关切他人、帮助他人才能让我获得内心平静。我从来不把人当成物、当成战略资源，我只把人看成是人，一个一个的有生命、有感受、需要被关心的个体。我关心着和我一样活在这世上的小人物，并尽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好。

生活正如一张白纸，对于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就它本身而言，是无所谓“意义”的，但这并不代表人生的无意义。人正是在一生中不断地反抗让他的生命无意义的各种外来强力，才使自己的生活在丰富的斗争中获得意义，并逐渐摆脱空虚和恐惧，进而充实起来的。

关于教育制度改革的争论还在继续着，但是无论怎样，如果不把人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或其它放在人之上，那么任何关于教育的讨论和改革都将是失败的。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如果我想更深刻地批判这种教育制度，那么我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大、更为严重的全新主题：反经济化。

经过一番努力，本书终于在一些明智而富有人道精神的

文化界、出版界人士的帮助和关注下得以出版发行，作为作者本人，我得到了来自家庭、朋友和工作伙伴以及所有关心我、爱我的人的赞扬，请允许我向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支持我做出这项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尤其感谢我的家人，我爱你们所有的人。

一并致谢我最深爱着的人。

其其

2002年1月1日

8月31日

一大片蓝墨色的云，在灰暗的苍穹下，像烟雾一样，带着令人怀疑的暧昧的力量，在天空中目空一切地蔓延开来。室内光线很暗，我把一件长袖衫从衣柜里取出来，关上窗户，出了门。猛烈而严肃的西风呼呼地刮着，凉爽得叫人想起就要到来的秋天。我抬起头，环顾空旷的院落：西边的一大块天空，出人意料地一片空白，风刮个不停，它疾扫着在暴雨将至的巨大威慑下惊恐地脱离枝干的黄绿色的树叶，空无一物的院落，像是经过了一场劫掠。这是夏天暴雨前，使人觉得马上就会发生什么事情来把这种巨大的空洞感填补的景象。

我裹着衣服，站在楼道口的台阶上。风冲势十足，我满腹心事地紧握着冰凉的栏杆。这个钢铁管状物的冰冷让我的头脑清醒异常。我对假期从来都不抱有什么指望，它们看上去很长，实际上总是很短，你还没有来得及认认真真地看完两本书，暑假就结束了。它就像这场暴雨，看上去好像刚刚开始，可是转眼之间就会结束，甚至不留下一点痕迹。我曾经盼着暑假快快到来，现在，暑假还没有结束，我总不能就这么盼着快快放寒假吧。明天，9月1号又要开学了。开学，上学，又是一年，它使一个人的生命像恶梦一样地轮回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跳出这个怪圈。

生活，对我而言，到底还是有一些想头的。可是，生活

并不是你认为它重要，它就能真正变得重要起来的啊。作为一个中学生，其实是不能把握自己的生活的：开学了，我就得去上学，就像战争爆发，每个士兵都得硬着头皮上战场一样。我所过的生活，虽然从名义上说，是“我的生活”，其实我在这种生活里，做出的一切举动，都只不过是对外来的种种干预力量的默许。我只能忍气吞声，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呆立在楼道口，楼前的大树上，茂密的树叶像一只只饱含渴求的小手，在风中急切地召唤着大雨快些到来；远处的河沿上，柳枝自由自在地飘荡着。风刮得更加强烈了，我的心中突然涌起一阵空洞的巨大恐惧感。对于将要迈开的下一步，这中学的最后一年，我真的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强风的挟裹下，大树的叶子结束了它们的欢迎仪式，不得已顺从地倒向了一边。秋天，它就这么专横地来了。我也将要面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认真面对的一年。

我今年十七岁，我正在开始努力使自己相信，人是具有韧性的。就算这个谈不上是什么好品行，可是，这也是一条许许多多的人都正在相信的生存之道啊。我没有做好迎接这一年的准备，那有什么关系。有些事情，只有身处其中，你才能想到一一应对的策略。高三，它有多么可怕，也许只是一种传言，到时候就会见分晓了。人，创造了一种制度，这就意味着需要把另一些人放进去体验，说得严重一点，我们谁又不是生活的实验品呢？让我相信一阵风吧，它就这么迎面刮过来，并让我有所感觉。我将重新提起笔，记我的日记，我会把我的高三整整一年的感受记下来，这将是我用来自付困境的惟一勇气所在，也是体现我个人力量的惟一行动方式。

有人把一种名为竞争的东西引到了学校中来，把金钱和利益巧妙地转化成了考试和分数，这就好像进了赌场赌博，你得把钞票换成数字筹码一样。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规矩，可是，社会赖以运行的最终的大规矩还是那一条。高三就横在我的面前，赌博大战将要开始，我正是在用分数替代金钱，在学校里做最后的博弈的最后一轮练习。然后，我就会真正地获准参与到这个人生的大赌场中去。我本不想这么做，可是，我实在想真正地为自己生活一次，这样我就不得不在这种既定的体系下，遵循着既定的秩序，强迫自己赌一把。只有这样，他们才肯发一张现实赌场的入场券给我。我需要得到这张入场券，因为我希望靠着它尝一尝生活的真正味道——于是在最后一年里，我需要拼命地挣分数，像挣钱一样，以一种机器般的忘我态度发狂地挣，我确实应当这么做。我已经熬了好多年，现在，最后一年已经来啦。

中午我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把握，到了高三我还能不能看小说，也许对考试没什么大碍。只要老师和父母不在意，我就不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妥，可是，只要我感觉到他们对我表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我就会为我自己所做的事情自责起来，我总是这样。我好像生来就生活在别人的眼光底下。不管什么事情，首先，他们不表示反对，然后我才能觉得自己做起来心安理得，否则我就会很担心。于是，哪怕仅仅为了不让他们这么说我，我也情愿努力做到让自己的举止符合他们的要求，我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让父母老师感到满意，做个“三好孩子”。其实我也想过：只要能让自己不觉得那么累，就是走上歪门邪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我根本不敢

真的这么做。

躺在床上看一会儿课外书，大概还不算多么堕落吧。我把枕头从脑袋下面抽出来，午后的天气很闷，我的后脑勺能清楚地感觉到床板的木质格栅，这让我在大热的中午也保持着清醒。这本书看得我相当累，不过这并不是刚才说的那种生活上的累，这里说的是另一种累：你不会在这种劳累中觉得愧疚，也不会觉得对不起谁，更不会觉得自己负有多么重大的现实责任。我就这么手举着书，看着看着睡熟了。

我这样过活，大概就叫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它给我带来厌倦，而且我的感觉远不止于此：不仅仅是厌倦，还有恐慌和不安。每次开学前我总是这样，说不清是因为什么。有一种丢了东西的感觉，失魂落魄，还不止是这样。也许还有一种担心，从高二升到高三（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准确，这里面有“上升”的意味吗？），我就像一个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的人。我闭着眼睛走啊走，走了那么多年，现在，终于走到了尽头。也许在这一年里，我将要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我真的想不到，现在，在高三快要开学的时候，我会有这么深刻的沮丧感，这和我曾经预想过的“终于吐了一口气”的兴奋感一点儿都不同，很奇怪。

我从前一直把上高三看成是脱离这种一成不变、而且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生活的机会，我盼着它快点到来，我把它看成是一个跳板，我从来都没有设想过我会一不小心从这个跳板上摔下来。这个假设是多么可怕，以至于在我的脑子里稍稍闪过都会让我出一身冷汗。但是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噩梦：我一不小心从一块光溜溜的木板上滑了下

来，就这么落啊、落啊，然后心头一紧，我就睁开了眼睛。现在，这个跳板真的就到了我的面前，它在我的面前延伸着，轻微地抖动着，我的心也在胸腔里不安地抖动着。不，我不再把它看作跳板，它更像一座高山，我想要翻越它，但是现在，我站在它的脚下，却只能感到压顶的窒闷，它让我透不过气来。周围是悬崖峭壁，我不能稍有闪失，我没有退路。我闭着眼睛，走了这么些年，真的到了最后的关头啦。

我换好衣服，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池塘边的草丛里有一件银色的东西，很晃眼，我看清了，那是包装食品的锡箔纸，明晃晃的叫我恶心。我走下楼去。我的胳膊潮湿，脖子上到处都是汗水，我得去报名，我可不能还没出门，就让汗水把衣服弄得湿透了。

上午在电话里说好了的，下午和DD一块儿去报名。我打电话给她的那会儿，她刚从学校里回来。上午她已经报了名，但是她说下午还要再去一趟。两点钟她会在家门口的楼下等着我，这让我方便不少。我不大情愿在找女生的时候见着她们家长的面，在家长眼里好像我真的那么心怀鬼胎要把她们拐跑似的。DD在等着我，我把自行车放在她家的楼道里，我们就这么走着去学校。DD让我满意的一点就是，她很会穿衣服。和这样一个女生在一起，走在大街上都会令你觉得身价倍增。我问DD有关我们报名的顺序。高三报名大概和其他年级有所不同，同样是交钱，可是方法不对，学校还不一定肯收。我最怕在报名的时候自己像个没头苍蝇似的问来问去，跟着一帮人在校园里到处乱撞。DD简要地向我说明了报名先到哪儿后到哪儿，最后到哪儿。“班主任没换，还是原来的那一个。”她有些失望地说。然后她把把手里的书要过去，翻看了一会儿。这本书是我从家里带过来的。也许报

名前需要等很长时间，所以我就想到要带一本书。我随口说：“你别看，这书没意思。”

“没意思你为什么看？”

“我是说对你来说恐怕没意思。”

“那可不一定。”

她别别扭扭地瞟了我一眼。DD不是很爱看书的人，这我知道。我有一种感觉，也许讲起来很反动：要是个女生不读书，总不如一个不读书的男生叫人觉得那么难以容忍。可是我不会把这句话讲给DD听。女权主义，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说：“这本书不是消遣用的，你看了既不会引起共鸣，也不会觉得是娱乐，还是不要看的好。”

DD撇撇嘴，把书塞给我。

校园里没有人，也许已经来了几个人，大概都被炽热的太阳赶到花园里什么地方躲着乘凉去了。报名顺序DD已经告诉了我。她下午来是想看一看分班情况。四个文科班现在合并成了三个，因此其中一个班要被拆分，也许不是我所在的这个班。DD正和她的朋友们一块儿到后面找班主任问这件事。我扶着栏杆，上了办公楼，只觉得喉咙一阵发紧，双腿发软。收款处在二楼，门大开着。我往里面看了看，有不少人，我这才稍稍平静了下来，走了进去。有个穿着白色圆领衫的老头儿坐在办公桌旁，手里捏着一副老花镜，给围着办公桌等着交报名费的学生开收据。他开收据的时候把眼镜戴上，开完了一张收据就把它摘下来捏在手里。我向来不爱在人堆里挤来挤去，于是就倚靠在旁边的一张办公桌边上，等着报名的人少了才上前去。我看了看手表，这个时候人可能越来越多，但是我就这么固执，不愿意过去挤在人堆里。把